

戰國策

〔西漢〕劉向編集

齊魯書社

戰國策

〔西漢〕劉向 編集 賀偉 侯仰軍 點校

齊魯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戰國策 / (西漢)劉向編集;賀偉,侯仰軍點校. —
濟南:齊魯書社,2005.5
ISBN 7—5333—1484—0

I. 戰... II. ①劉...②賀...③侯... III. 中國
—古代史—戰國時代—史籍 IV. K231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5) 第 023213 號

戰 國 策

(西漢)劉向編集

賀偉 侯仰軍點校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(地址: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編:250001)

E-mail: qlss@sdpress.com.cn

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開本 13.125 印張 2 插頁 273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33—1484—0

K · 459 定價:26.00 圓

劉 向 書 錄

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《戰國策》書，中書餘卷，錯亂相糅莠。又有國別者八篇，少不足。臣向因國別者，略以時次之，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，除複重，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誤脫為半字，以“趙”為“肖”，以“齊”為“立”，如此字^①者多。中書本號，或曰《國策》，或曰《國事》，或曰《短長》，或曰《事語》，或曰《長書》，或曰《脩書》。臣向以為戰國時，游士輔所用之國，為之策謀，宜為《戰國策》。其事繼春秋以後，訖楚、漢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，皆定以殺青，書可繕寫。

^①“字”，一本作“類”字。

叙曰^①：周室自文、武始興，崇道德，隆禮義，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，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。叙人倫，正夫婦，天下莫不曉然。論孝悌之義，惇篤之行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，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。遠方慕義，莫不賓服，雅頌歌詠，以思其德。下及^②康、昭之後，雖有衰德，其綱紀尚明。及春秋時，已四五百載矣，然其餘業遺烈，流而未滅。五伯之起，尊事周室。五伯之後，時君雖無德，人臣輔其君者，若鄭之子產，晉之叔向，齊之晏嬰，挾君輔政，以並立於中

國，猶以義相支持，歌說以相感，聘覲以相交，期會^③以相一，盟誓以相救。天子之命，猶有所行。會享之國，猶有所耻。小國得有所依，百姓得有所息。故孔子曰：“能以禮讓為國乎，何有？”周之流化，豈不大哉！及春秋之後，衆賢輔國者既没，而禮義衰矣。孔子雖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、《樂》，王道粲然分明，以匹夫無勢，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，皆天下之俊也，時君莫尚之。是以王道遂用不興。故曰：“非威不立，非勢不行。”

①集，“曰”下有“夫”字。 ②劉作“其德下及”。曾作“德下及”。錢作“以思其德下及”。集作“其恩德下及”。 ③集作“朝會”。

仲尼既没之後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，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禮讓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譎，苟以取強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^①為侯王；詐譎之國，興立^②為強。是以傳^③相放效，後生師之，遂相吞滅，并大兼小，暴師經歲，流血滿野，父子不相親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婦離散，莫保其命，潛然道德絕矣。晚世益甚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蓋為戰國。貪饕無耻，競進無厭；國異政教，各自制斷；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；力功^④爭強，勝者為右；兵革不休，詐偽並起。當此之時，雖有道德，不得施謀；有設之強，負阻而恃固；連與交質，重約結誓，以守其國。故孟子、孫卿儒術之士，棄捐於世，而游說權謀之徒，見貴於俗。是以蘇秦、張儀、公孫衍、陳軫、代、厲之屬，生從橫短長之說，左右傾側。蘇秦為從，張儀為橫；橫則秦帝，從則楚王；所在國重，所去國輕。

①錢、劉同。曾作“例”。 ②錢、集作“立”。曾作“兵”。 ③一作

“轉”。④曾、集作“巧”。劉作“功”。

然當此之時，秦國最雄，諸侯方弱^①，蘇秦結^②之，時六國為一，以儼背秦。秦人恐懼，不敢闕兵於關中，天下不交兵者，二十有九年。然秦國勢便形利，權謀之士，咸先馳之。蘇秦初欲橫，秦弗用，故東合從。及蘇秦死後，張儀連橫，諸侯聽之，西向事秦。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，據崤、函之阻，跨隴、蜀之饒，聽衆人之策，乘六世之烈，以蠶食六國，兼諸侯^③，并有天下。杖於謀詐之弊，終於信篤之誠，無道德之教，仁義之化，以綴天下之心。任刑罰以為治，信小術以為道。遂燔燒詩書，坑殺儒士，上小堯、舜，下邈三王。二世愈甚，惠不下施，情不上達；君臣相疑，骨肉相疏；化道淺薄，綱紀壞敗；民不見義，而懸於不寧。撫天下十四歲，天下大潰，詐偽之弊也。其比王德，豈不遠哉！孔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耻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耻且格。”夫使天下有所耻，故化可致也。苟以詐偽偷活取容，自上為之，何以率下？秦之敗也，不亦宜乎！

①集、曾無“弱”字。 ②錢、劉“結”下有“從”字。 ③一本下有“而”字。

戰國之時，君德淺薄，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，據時而為^①。故其謀扶急持傾，為一切之權，雖不可以臨國教化，兵革^②救急之勢也。皆高才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出奇策異智，轉危為安，運亡為存，亦可喜，皆可觀。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《戰國策》書錄。

①脱字。 ②錢“革”下有“亦”字。

曾子固序

劉向所定著《戰國策》三十三篇，《崇文總目》稱十一篇者闕。臣訪之士大夫家，始盡得其書，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後《戰國策》三十三篇復完。

叙曰：向叙此書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及其後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，所以大亂。其說既美矣。率以謂此書，戰國之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。

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，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其舊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，以為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、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。

戰國之游士則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，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諸侯及秦用之，亦滅其國。其為

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法不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蔽，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
或曰：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。則此書之不泯，不泯其可乎？對曰：君子之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於天下。使當世之人，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則齊；使後世之人，皆知其說之不可為，然後以戒則明。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於是。故孟子之書，有為神農之言者，有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於此書之作，則上繼《春秋》，下至秦、漢之起，二百四五十年之間，載其行事，固不得而廢也。

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。《崇文總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。

李文叔書戰國策後

《戰國策》所載，大抵皆從橫捭闔、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。其事淺陋不足道，然而人讀之，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，文辭之勝移之而已。且壽考、安樂、富貴、尊榮、顯名、愛好、便利、得意者，天下之所欲也，然激而射之，或將以致人之憂。死亡、憂患、貧賤、苦辱、棄損、亡利、失意者，天下之所惡也，然動而竭之，或將以導人之樂。至于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，縱之以陽，閉之以陰，無非微妙難知之情，雖辯士抵掌而論之，猶恐不白。今寓之文字，不過

一二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。由是言之，則為是說者非難，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也。嗚呼！使秦漢而後，復有為是說者，必無能載之者矣。雖然，此豈獨人力哉！蓋自堯、舜、夏、商積制作，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。當其盛時，朝廷宗廟之上，蠻貊窮服之外，其禮樂制度，條施目設，而威儀文章，可著之簡冊者，至三千數，此聖人文章之實也。及周道衰，寢淫陵遲，幽、厲承之，于是大壞。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，故根本雖代，而氣燄未易遽熄也。于是浮而散之，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，此莊周、屈原、孫武、韓非、商鞅，與夫儀、秦之徒，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，而所著書，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，而下絕來世者，豈數人之力也哉！今《戰國策》宜有善本傳於世，而舛錯不可疾讀，意天之于至寶，常不欲使人易得，故余不復竄定，而其完篇皆以丹圍其上云。

王覺題戰國策

《戰國策》三十三篇，劉向為之序，世久不傳。治平初，始得錢塘顏氏印本，讀之，愛其文辭之辯博，而字句脫誤，尤失其真。丁未歲，予在京師，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，蓋十正其六七。凡諸本之不載者，雖雜見於《史記》他書，然不敢輒為改易，仍從其舊，蓋慎之也。當戰國之時，強者務并吞，弱者患不能守，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。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，其要皆主於利言之。合從連

橫，變詐百出，然自《春秋》之後，以迄于秦，二百餘年，興亡成敗之迹，粗見於是矣。雖非義理之所存，而辯麗橫肆，亦文辭之最。學者所不宜廢也。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，因以授之，使廣其傳，庶幾證前本之失云。清源王覺題。

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

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，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，及蘇頌、錢藻等不足本，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。比鞏所校，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。八年，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，又得一百九十六字，共五百五十籤。遂為定本，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。集賢本最脫漏，然亦間得一兩字。癸酉歲臣朴校定。

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孫元忠

孫元忠記劉原父語

此書舛誤特多。率一歲再三讀，略以意屬之而已。比劉原父云：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？

姚 宏 題

右《戰國策》，《隋·經籍志》三十四卷，劉向錄；高誘注止二十一卷；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。《唐·藝文志》劉向所錄已闕二卷，高誘注乃增十一卷，延叔堅之論尚存。今世所傳三十三卷。《崇文總目》高誘注八篇，今十篇，第一、第五闕。前八卷，後三十二、三十三，通有十篇。武安君事在《中山》卷末，不知所謂。叔堅之論，今他書時見一二。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，舛誤尤不可讀。南豐所校，乃今所行。都下、建陽刻本，皆祖南豐，互有失得。

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，殊為疏略。後再扣之，復出一本，有元忠跋，并標出錢、劉諸公手校字，比前本雖加詳，然不能無疑焉。如用“塋”、“恧”字，皆武后字，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。諸公校書，改用此字，殊所不解。竇莘作《唐史釋音》，釋武后字，內“塋”字云：古字，見《戰國策》。不知何所據云然？然“塋”乃古“地”字。又“恧”字，見《亢倉子》、《鶡冠子》，或有自來；至於“恧”字，亦豈出於古歟？幽州僧行均《切韻訓詁》，以此二字皆古文，豈別有所見耶？孫舊云五百五十籤，數字雖過之，然間有謬誤，似非元書也。括蒼所刊，因舊無甚增損。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，總四百八十餘條。太史公所採，九十餘條，其事異者，止五、六條。太史公用字，每篇間有異者，或見於他書，可以是正，悉注於旁。辨“灑水”之為“漬水”，

“案”字之為語助，與夫不題校人，并題“續注”者，皆余所益也。正文遺逸，如司馬貞引“馬犯謂周君”、徐廣引“韓兵入西周”、李善引“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”、歐陽詢引“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”、《史記正義》“竭石九門，本有宮室以居”、《春秋後語》“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”之類，略可見者如此，今本所無也。至如“張儀說惠王”乃《韓非·初見秦》，“厲憐王”引《詩》乃韓嬰《外傳》，後人不可得而質矣。先秦古書，見於世者無幾。而余居窮鄉，無書可檢閱，訪《春秋後語》，數年方得之，然不為無補。尚覬博採，老得定本，無劉公之遺恨。紹興丙寅中秋，剡川姚宏伯聲父題。

姚 寬 書

右《戰國策》，《隋·經籍志》三十四卷，劉向錄；高誘註止二十卷；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。《唐·藝文志》劉向錄已闕二卷，高誘註乃增十一卷，延篤論時尚存。今所傳三十三卷。《崇文總目》高誘註八篇，印本存者有十篇。武安君事在《中山》卷末，不詳所謂。延篤論今亡矣。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，舛誤尤不可讀。其浙、建原小字刊行者，皆南豐所校本也。括蒼耿氏所刊，鹵莽尤甚。宣和間，得館中孫固、孫覺、錢藻、曾鞏、劉敞、蘇頌、集賢院共七本，晚得晁以道本，并校之，所得十二焉。如用“壘”、“忸”字，皆武后字，恐唐人相承如此。諸公校書，改用此字，殊不可解。竇莘作《唐書》，釋武后用“壘”字，云古字，字見《戰國

策》。不知何所據而云然？“塋”乃古“地”字。又“塋”字見《亢倉子》、《鷓冠子》，或有自來；至於“恧”字，幽州僧行均作《切韻訓詁》，以此二字云古文，豈別有所見耶？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，內不同者五。《韓非子》十五事，《說苑》六事，《新序》九事，《呂氏春秋》一事，《韓詩外傳》一事，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三事，《越絕書》記李園一事，甚異。如正文遺逸引《戰國策》者，司馬貞《隱》五事，《廣韻》七事，《玉篇》一事，《太平御覽》二事，《元和姓纂》一事，《春秋後語》二事，《後漢·地理志》一事，《後漢》第八“贊”一事，《藝文類聚》一事，《北堂書鈔》一事，徐廣注《史記》一事，張守節《正義》一事，舊《戰國策》一事，李善注《文選》一事，皆今本所無也。至如“張儀說惠王”乃《韓非子·初見秦》書，“厲憐王”引《詩》乃《韓詩外傳》，既無古書可以考證，第嘆息而已。某以所聞見，以為集注，補高誘之亡云。上章執徐仲冬朔日，會稽姚寬書。

右此序題姚寬撰，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，文皆與宏序同。特疏列逸文加詳。考其歲月則在後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。寬所註者，今未之見，不知視宏又何如也？因全錄著之左方，以俟博考者。吳師道識。

吳師道識

頃歲，予辨正鮑彪《戰國策》註，讀呂子《大事記》引剡川姚宏，知其亦註是書。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，則世罕

有蓄者。後得於一舊士人家，卷末載李文叔、王覺、孫朴、劉敞語。其自序云：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。朴元祐初在館中，取南豐曾鞏本，參以蘇頌、錢藻、劉敞所傳，併集賢院新本，上標錢、劉校字，而姚又會稗諸本定之。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，悉註于下。因高誘註，間有增續，簡質謹重，深得古人論撰之意，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。又云：訪得《春秋後語》，不為無補。蓋晉孔衍所著者，今尤不可得，尚賴此而見其一二，詎可廢耶？考其書成，當紹興丙寅，而鮑註出丁卯，實同時。鮑能分次章條，詳述註說，讀者眩於浮文，往往喜稱道之；而姚氏殆絕，無足怪也。

宏字令聲，今題伯聲甫，待制舜明廷輝之子，為刪定官，忤秦檜，死大理獄。弟寬令威、憲令則，皆顯于時。其人尤當傳也。

余所得本，背紙有寶慶字，已百餘年物，時有碎爛處。既據以校鮑誤，因序其說于此。異時當廣傳寫，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，可仰可慕云。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。

錢大昕序

《戰國策》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多散佚，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本，高氏注隋時止存廿一篇，今僅存十篇。以高注《呂氏》《淮南》相校，頗有繁省之殊，似十篇注當非足本也。自鮑彪注盛行，芟棄高氏注，又擅易篇次，

好古者病之。唯剡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，校勘精審，最為藝林所珍。近雖重葺揚州，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臚入，殊非不知蓋闕之義。黃君堯圃乃取家藏宋槧本，重鋟諸堅木，行款點畫，壹仍其舊，烏焉魚豕審知譌踏者，別為《札記》，綴于卷末，而不肯移易隻字。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，今於堯圃見之，詢書城中快事也。伯聲跋疑“峯”“忒”為武后造字，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，斷無此等近鄙別字，而六朝人喜造新體，如“先人為老”，“巧言為辨”之類，“忒”當因草書“臣”字相似，附會成之。陸德明《論語釋文》“忒”兩見，皆云古“臣”字，則非昉于阿武矣。韓朋即公仲侈，“侈”與“朋”聲不協，當是“𠄎”之誤，隸書多似“朋”，故“𠄎”譌為“侈”。“𠄎”、“朋”本一字，“𠄎”與“憑”聲相近，故亦稱韓憑矣。尋繹之次，偶舉二事，質諸堯圃，顧有以教我也。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。

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並札記序

曩者顧千里為予言，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《戰國策》，予心識之。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，楮墨精好，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。千里為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，取而細讀，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，而實失其真，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，未知盧、陸誰為之也。夫鮑之率意竄改，其謬妄固不待言，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，是為厚誣古人矣。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，其自序有

曰：“事莫大於存古，學莫大於闕疑。”知言也哉！後之君子，未能用此為藥石，可一嘅已！

今年，命工織悉影樵宋槧而重刊焉。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，為之《札記》，凡三卷。詳列異同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，訂其失，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，亦下己意，以益姚氏之未備。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，不徇苟取文從字順，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。

吳氏校每云“一本”，謂其所見浙、建、括蒼本也。今皆不可復得，故悉載之。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，今未見。見其影鈔者，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。其云，經前輩勘對疑誤，采正傳補註，標舉行間。惜乎不并存也。非一刻小小有異，然皆較高氏本為遜，故不復論。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。

顧廣圻序

黃君堯圃刻姚伯聲本《戰國策》及所撰《札記》既成，屬廣圻為之序，爰序其後曰：《戰國策》傳於世者，莫古於此本矣。然就中舛誤，不可讀者，往往有焉。考劉向《叙錄》云：皆定以殺青，書可繕寫。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。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之注。下迄唐世，其書具存，故李善、司馬貞等徵引依據，絕無不可讀之云。逮曾南豐氏編校，始云疑其不可知者，而同時題記類稱為舛誤。蓋自誘注僅存十篇，而宋時遂無善本矣。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，

其所是正，亦云多矣。但其所萃諸本，既皆祖南豐，又旁採他書，復每簡略，未為定本，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。厥後，吳師道駁正鮑注，用功甚深，發疑正讀，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。今堯圃之《札記》，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，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，所下己意，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。凡於不可讀者，已稍稍通之矣。後世欲讀《戰國策》，舍此本其何由哉！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，最後於《叙錄》所云“臣向因國別者，略以時次之。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，除複重，得三十三篇”者，恍然而知《戰國策》實向一家之學，與韓非、大史公諸家牴牾。職此之由，無足異也。因欲放杜征南於《左氏春秋》之意，撰為《戰國策釋例》五篇。一曰疑年譜，二曰土地名，三曰名號歸一圖，四曰詰訓微，五曰大目錄。私心竊願為劉氏擁篲清道者也。高注殘闕，艱於證明。粗屬草稿，牽率未竟。他年倘能遍稽載籍，博訪通人，勒為一編，俾相輔而行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。諗諸堯圃其以為何如！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。